

“娃娃军”三战大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建红25军破敌“清剿”

1933年3月至4月，红25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寻机歼敌，接连取得郭家河、潘家河和杨泗寨三次战斗的胜利，打破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有效策应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使革命红旗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让敌人棘手的“娃娃军”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省交界地区，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控平汉铁路，又有大别山横贯其中，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后，这里的形势急剧恶化。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没有退缩，继续同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当前根据地形势，总结一个月来军民分散斗争经验，并着手拟制下一步作战计划。会议认为，虽然根据地军民一致奋起与敌人展开各种斗争，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力量比较分散，存在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为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25军，由吴焕先担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开启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击敌软肋，初战即大捷

1932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划区“清剿”。次年3月4日，敌第35师以2个团兵力进占鄂东北苏区要地郭家河，极大威胁我根据地安全。中共鄂豫皖省委命红25军利用郭家河的可利地形，乘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时，集中力量将其全歼。

就在3个多月前，红军部队已在郭家河与敌军交过手。只不过当时红25军尚未重新组建，临时调来的几个红军主力团因指挥不够统一等问题，未能全歼敌人。再战郭家河，是红25军重组后的第一仗，以军长吴焕先为代表的各级指挥员，既劲头十足，又慎之又慎。他们在充分侦察后发现，虽然郭家河一带已经被敌人包围，但敌人距离周围据点黄陡站、七里坪等都需要一天的路程，无法快速增援，只有东北方向的新集敌军，有可能当日到达。

出其所必趋，攻其所必救。如果

重新组建的红25军中，大多数指战员还未满18岁，就连军长吴焕先也只有25岁，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军”。就文化水平而言，全军上下找不出一位黄埔军校的学员，也没有人在地方讲武堂系统学习过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等相关内容。建军之初，所辖的2个师分头行动，在根据地周边地区发动群众，袭扰反动武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不断补充人员和装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发展，红25军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并形成一套别具特色的“飘忽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在作战过程中灵活机动，善于隐藏自己，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种游击战术让敌人头疼不已，驻守黄安地区的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曾向蒋介石报告说：“此剿彼窜，殊觉棘手。”

在东北方向用力，既可断敌退路，又能阻敌增援，形成对郭家河敌军的关门打狗之势。红25军随即确定作战部署，以1个团扼守郭家河东北的模云山，做好阻击逃敌的准备；以1个师从南面进攻，将敌人往东北方向赶；以1个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扩大战果。

3月6日拂晓，红25军第74师第221团率先发起进攻，歼敌大部。敌人顿时一团混乱，向东北方向夺路而逃。此时，执行阻敌任务的部队已经在郭家河东北一带部署完毕，见到逃窜之敌，马上给其迎头痛击，敌军被迫龟缩在郭家河北侧的一处洼地，负隅顽抗。红25军各部见敌军大势已去，纷纷对其发动猛烈进攻。配合战斗的地方武装，也在山上呐喊助威，搜捕漏网之鱼。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全歼敌2个团，毙其百余人，俘2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初战告捷，震慑了敌人，也带给根据地军民很大鼓舞。



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箭厂河乡方湾村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旧址。

集中兵力，激战破“清剿”

郭家河战斗后，敌“清剿区”总指挥部马上集结重兵准备围攻红25军，我军随即在大山里和敌人“兜圈子”，打游击。半个多月时间里，敌军始终找不到红25军主力，自己反倒跑来跑去疲惫不堪，只能返回驻地休整。

4月10日，敌总指挥部再次下令，以4个师的兵力，从东、西、南3个方向围攻光山以南地区。中共鄂豫皖省委和军首长对地形和敌情研究后认为，南面的第13师最好对付。该师兵分两路冒进，又在到达战斗前沿时，以营为单位在倒水河两岸分散部署，给我军创造了分割围歼的有利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红25军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军在倒水河东岸1个孤立的营，再视情发展进攻。4月14日夜，红25军第73师隐蔽前进，于15日凌晨占领潘家河附近的几个制高点，第75师沿倒水河东岸小路实施包抄，2个师以数倍于敌的兵力猛攻敌军。第13师师长万耀煌见状急忙命河西岸部队渡河增援，但赶上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渡河的敌人淹死了不少。此时，我少量部队从上游渡河进行袭扰，万耀煌误以为是我军主力逼近其指挥

部，马上命令部队南逃七里坪。此战，我军歼灭敌主力第13师1个多团的兵力，打破了敌军进攻光山以南地区的“清剿”计划。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红25军向东部麻城地区进发，寻机歼敌。4月18日，红25军刚到达杨泗寨，就遭遇敌第31师的4个团。全军官兵在前两场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高昂、英勇冲杀，歼敌一部。20日，敌第30、第31师向杨泗寨发起进攻，激战一整天也未能突破我军防线。据敌军第31师战后报告，在这两日战斗中，该师伤亡团长2名、营长6名、连排长30余名、士兵300余名。

在主力红军连续取得胜利的同时，各独立师、游击师也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活动，既让部队得到了给养、武器、弹药的补充，又扩大了红军的活动区域。至此，蒋介石的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被打破。红25军的大部分指战员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成为拱卫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在军事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抓住时机，积极带领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根据地形势逐渐好转。（据《中国国防报》）

读史忆人 典故

费孝通题名“三省井”

费孝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民盟杰出的领导人。他曾把改革开放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第二阶段是乡镇企业的崛起；第三阶段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最后阶段就是市场经济促成的区域经济协作。他尤其关注外向经济发展的典范“淮海经济区”，曾四次到淮海经济区调研走访，并且兼任淮海经济区的高级顾问。

费孝通曾说：“我在苏北访问的时候，听说你们淮海经济区在搞协作，很高兴。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费孝通一直关注着淮海经济区中三省交界处群众的用水问题。那里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农民的田地

经常发生干旱问题，粮食收成偏少，而且群众生活用水也很成问题，这成了费孝通一直以来的一块心病。

1994年，费孝通得知淮海经济区农业科技协作网兴建了一口深水机井，一下子解决了江苏、山东、河南毗邻贫困边区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后，他十分高兴，欣然命笔，题名“三省井”，当地人凿字立碑以记之。

如今，这口坐落在江苏丰县、安徽砀山、山东单县交界处的“三省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用水困难。清澈甘甜的井水，浇灌着三省人民的土地，滋润着三省人民的心田。三省人民世代友好、亲如一家的情谊更加深厚了。这口井如今也成了个旅游景点，纪念着淮海经济区的一段往事和费孝通情系百姓的初心。（据《人民政协报》）

拾遗

许渊冲的初恋

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中学时代往来的大多是男同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才开始与女同学有所接触。

1939年7月，许渊冲在西南联大一年级上钱锺书的英文课时，和班花周颜玉同桌。周颜玉天生丽质，真是“颜美如玉”。她穿一件既艳丽又高雅的旗袍，使许渊冲不得不注目，却又不敢正视，仿佛害怕世俗的目光会亵渎了圣洁的美一样。于是他回到宿舍后，将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后，途经其故乡所写的一首小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并配上徐志摩的那首《偶然》和一封信，希望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那样美妙的诗句，打动周颜玉的芳心。

但诗稿与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许渊冲不免有些伤感。后来偶然读到老师吴宓的日记，他才恍然大悟。吴先生日记中云：“前数日，于城门遇周颜玉，着橙红色衣，盛施脂粉，圆晶轻巧，如樱桃正熟，惜其未婚夫行。今又遇于凤翥街口。着月色衫，斜垂红带，淡施脂粉。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与其夫购晨餐杂品。宓甚感其美。”

原来名花早已有主，美人早已心有所属，许渊冲自然只能陷入“单相思”苦恼。直至半个世纪后，许老方与周颜玉有鱼雁传书。许渊冲向周美人索照，对方幽默回复：“最近无照片，下次定会寄一张给你，不过白发老妇，请不要吓倒。”

许渊冲纯真而又浪漫的初恋无疾而终。（据《人民政协报》）

“上当”竟然指上当铺被骗

“上当”是指中了别人的奸计而受骗吃亏，尽人皆知，但是为什么把受骗吃亏叫做“上当”，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关于这个日常俗语权威解释来自清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归入“讥讽类”的“自上当”一条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清河富室王氏设质库于邑城，累世矣。代远，子姓繁，有仍拥巨货者，有仰此自给者，营业之事，则择一人主之。”

江苏清河王氏乃属盐业起家的世家大族，同时也经营“质库”。“质库”指把钱借给典押物品的人，以收取利息的店铺，俗称“当铺”。

“光绪时，主之者为寿萱观察锡祺。寿萱好学，好刻书，尝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于营业不甚措意。”

王锡祺，字寿萱，光绪年间著名的编辑家，曾捐过一个刑部候补郎中，故尊称“观察”。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研究世界地理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样一位学者，可想而知花费在当铺经营上的精力十分有限。

“而族众忌之，意其主持有年，必增益多金，思有以倾之也。乃各

出其长物，典于质库，而必取重值。库伙以典物者之亦主人也，不得不如数以应之，凡若此者，几于无日蔑有，而因穷矣。”

王氏家族的人认为王锡祺主持当铺多年，一定收益良多，才会有更多的金钱用在刻书、藏书的事情上，就很嫉妒他。这些股东想了一个馊主意，把家里多余的东西都拿到当铺里去典当，预先估算的价格一定高于实际价值。当铺的伙计哪里敢驳回股东们自己定的高价呢，只好如数给付，一来二去，当铺的资本渐渐地被抽空。

“架本不足，寿萱则以假贷资挹注，久之，遂破产。时人为之语曰：‘清河王，自上当。’盖质库一曰典当，俗谓质物曰‘当’，为人所欺曰‘上当’。王氏之当，非寿萱一人所设，族众亦主人，而各以己物往质，故为‘自上当’也。”

由此可见，清代民间早已把典当物品给当铺而被当铺所欺或者当铺被典当者所欺称为“上当”，不过，王锡祺的“上当”却属于被自己家族所欺的“自上当”，可谓异数。

（据《天津日报》）

趣话兔乌兔蟾与兔狐

俗话说：“秦仓也有仨好朋友。”十二生肖排名第四的兔当然亦不能免俗。说起来有些悲哀，兔宝宝的三个好友分别是乌鸦、蟾蜍和狐狸。要说这三个好友，口碑都不怎么样，一个黑不溜秋，一个赖丑丑，一个狡猾至极。

兔与乌鸦、蟾蜍结缘，源自月亮。

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月亮里一点也不寂寥，有宫殿广寒宫，有一男一女，不过这两位却不是夫妻。女的是嫦娥仙子，乃上古后羿的妻子，因偷食长生不老药而飞到月亮里（即嫦娥奔月）；男的是吴刚，本是天神，被罚在月亮里砍桂花树。不过，那些树随砍随合，永无休止。除此之外，月亮里还有两只动物，一只就是玉兔，每天在月宫里捣药；另一只则是三条腿的蟾蜍，称金蟾或银蟾。据说这只蟾蜍是嫦娥死后所化。当然，也有人考证，月亮的明亮部分看起来像兔子，阴影部分则像蟾蜍。就此兔蟾成了月亮的代名词，像玉兔银蟾、兔兔寒蟾、蟾宫折桂、兔轮初上、蟾逃兔遁等，不胜枚举。

至于乌鸦，和蟾蜍有一点很相



王孝和昂首挺胸、从容不迫赴刑场。

王孝和为正义慷慨赴死

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鄞州区）人。

王孝和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42年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工作。

1945年8月，党组织在上海电力公司筹备成立工会，遭到资本家和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次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组织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4月12日，上海电力公司民主工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工会组训干事。1948年1月，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

同年2月，“申九惨案”发生，王孝和代表工会参加“申九惨案后援会”，发动工人缠黑纱、捐款，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上电工会在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王孝和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

4月21日早晨，王孝和在上班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敌人对他施尽了“老虎凳”等酷刑，

历史中的很多记载让人持怀疑态度。尽管不少古代史官为忠实记录历史泣血而死的故事故常让我们感慨万千，可是，正史当中还是留下了许多荒诞的故事。

《南史》与《宋书》都说南朝宋时人刘邕喜欢吃别人身上的疮痂，以为味似鳊鱼。后来因此而称怪癖的嗜好为“嗜痂”。时凡是郡县封土立国的，内史、相都对国主称臣，离职后便终止称臣。到世祖孝建年间，革除了这种制度。河东王歆之曾做南康相，平素看不起刘邕。后来王歆之与刘邕一同参加天子元旦朝会，同坐在一起。刘邕生性喜好喝酒，对王歆之说：“你住日对我称臣，而今不能敬我一杯吗？”王歆之于是模仿孙皓的歌儿回答道：“昔日做你的臣子，今日与你并肩平等。既不敬你的酒，亦不祝你延年益寿。”刘邕每到一处喜好吃人身上的疮痂，觉得它的味道像鮑鱼。他曾经到孟灵休家，灵休先时因艾灸灼伤落下疮痂，疮痂掉到床上，刘邕便把它拾起来吃。孟灵休大为惊讶。刘邕回答说：“这是我的生性所喜好。”孟灵休疮痂还没有脱落的，全都剥取下来拿来送给刘邕吃。

刘邕离去后，灵休写信给何逊说：“刘邕前些时候来看我，剥我身上的疮痂吃，导致全身流血。”南康封国有官吏两百多人，不问有罪没罪，让他们相互鞭打，鞭打后的疮痂常常用来供给膳食。

实在想不明白，世上的人口味纵然有所不同，但古人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口味的相同、相近总属主流，所以喜欢吃人家身上疮壳的事不太可能有。

刘邕是南朝宋开国功臣南康文宣公刘穆之之孙，刘虑之的儿子，继承刘穆之爵位。刘穆之乃刘宋王朝的开国大功臣，生前曾任侍中、司徒，总揽朝政，死后封为南康郡公。刘邕袭爵南康郡公，虽无德无能，地位却甚高，像刘邕这样的贵人，即使真的“嗜痂”如命，大约也会讳莫如深，不至于津津然宣称痂壳味如鮑鱼，美不可言。这样的奇嗜于他的名声未必有利，所以刘邕的“嗜痂”可能出于他人所述。而如此言说，

盖有深意存焉。与“痂壳”相联系的，常常是折磨拷打，有折磨拷打，则必有创伤，创伤将痊愈所结的疮壳，有的地方叫疮盖。我估计“嗜痂”的刘邕必是个残暴凶恶之人，欺压、鱼肉下属及百姓，枷人拷掠，很多无辜者被他打得体无完肤，此人乐此不疲，人们对他的“嗜痂”深恶痛绝，但在那个时代，人们不能直言其恶，遂流传他“嗜痂成癖”。这与今人说某人为“吸血鬼”实同一旨意，某人未必真嗜血也。

从《南史》与《宋书》的记载看，刘邕到孟灵休家大吃痂壳，并非孟灵休之叙述，他只说刘邕到他家后“见啖”，弄得他浑身出血，并未涉及吃痂壳之事。孟灵休此语，可能是一种形容，一种曲笔，形容因刘邕之光顾，要招待可能还有不得不赠送的缘故而弄得他才穷力竭，遍体鳞伤，从而表示他的不满与愤慨。今天的人们依然用“出血”形容金钱的付出。后来人们因孟灵休此信，

讹传刘邕大吃孟的痂壳。刘邕之嗜食痂壳，所蕴含的真实意思，大约是他对属下及百姓的拷掠被剥。可是，这样的记载出现在正史中，实在太不应该。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探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他举了一些例子：石虎时，太武殿所画古代贤人像忽然变成胡人，过了十余日，画中人的头都缩入肩膀中。干宝父亲去世，他母亲生性妒忌，将干宝父亲平日宠爱的一个婢女推入墓中。后十余年，干宝的母亲亡故，开墓合葬，发现那个婢女伏在棺上，好像活着，后来苏醒过来，说干宝父亲常给她饮食，在地下过得也不坏。此婢女后来还嫁人生子。陶侃母亲去世，陶服丧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唁，不哭而退。二客服饰鲜活，陶侃知道二客不是一般人，跟随走近，只见双鹤飞而冲天。

呜呼，荒诞若此，都能进入正史，让人实在不敢相信，浩繁的历史典籍中，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呢？这恐怕也得有双慧眼去伪存真。（据《联谊报》）